

# 後漢書

第四十九本 列傳  
 第六十一卷 皇甫嵩 朱雋  
 第六十二卷 董卓  
 第六十三卷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二	三	四
號	函	架	冊
二	三	四	六〇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二	〇	二
號	冊	函	架
二	〇	六	六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49 <del>60</del> )
函號	280 1



皇甫嵩朱儁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傳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鞏那人度遼將軍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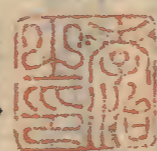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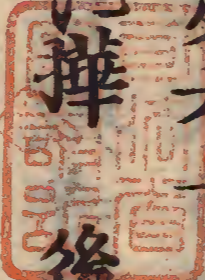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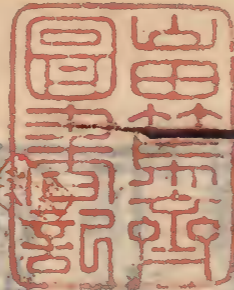
兄<sup>字</sup>巨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

詩書習弓馬初舉廉孝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霸

父喪遂去官陵縣分令以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

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

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奉事黃老道畜



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

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

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

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

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

猶將軍號也太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

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

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太方馬元義等先收荆

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

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

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

章下三司隸使鈎省令周斌將三府掾屬

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

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日

尺志反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

蟻字也前賊衆殺入以桐天角稱天公將軍

多故以為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既

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列郡失據長吏多逃

亡旬白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

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

輟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

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群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

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

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

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

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

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

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

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

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

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

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

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元盾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士其父遂大風

大諫燕師大敗事見史記也

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菅乘城首音巨使

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

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

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

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

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

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

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

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

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

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

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

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

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

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

之首獲十餘萬人禁京觀於城南

杜元凱注左傳曰積

戶封其上於其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

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扶風屬合八千

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

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

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

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

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

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峭易駭之機而踐運不

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

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

春收功於未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兵動若神謀不再

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基於湯雪旬月之間  
神兵電埽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  
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  
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  
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  
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  
棄三分之業利劍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  
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  
信力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  
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

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  
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

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搗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搗即磨字古通  
用叱咤怒聲也赫然  
奮發因危抵頰抵音紙  
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  
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勳七列之衆羽檄先  
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  
誅闇官之罪除群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  
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  
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

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

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亡漢於已墜實

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

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

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賢官群

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令不行

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

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

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割圖

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

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

造不翼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

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

且不朽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

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

車騎將軍忠感傷發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

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

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



侍趙中舍宅踰劄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阜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地各有所表裏九地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甲子也子能順之萬全保今陳倉雖小城中固備非九地之陷也土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

不煩兵勦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

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

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

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司馬兵法

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

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

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

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

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

不從嵩從子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

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

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性躊躇不

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

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

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

責也

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

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

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

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

弱閣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

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

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

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

內徵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北

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

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

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箕讓

責以大義貫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

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

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

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屬嵩風音

諷謂諷諷音既而抵手言曰義真音服猶未乎說文曰

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

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  
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  
日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  
鳩鳩固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  
明公俱為鳩鳩但明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  
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  
星策免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  
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劉放曰按  
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  
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又折節下

士門無留客言汲引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  
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 朱儁傳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  
為業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  
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  
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  
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錄  
為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責之儁曰小損

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  
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  
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一年端坐討賊許  
昭失利爲列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閒行  
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列  
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  
由儁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無  
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  
阯部群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交阯賊

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  
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適本郡  
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僮僕之屬合五千人  
分爲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  
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  
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  
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  
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

皇甫嵩討頽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  
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  
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  
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  
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為帥眾  
浸盛遂十饒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  
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  
不技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温上疏曰昔秦  
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

日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  
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  
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  
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西鄉  
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備討頽川已有功  
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儁討頽川已有功  
効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  
宜假以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  
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  
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  
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

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討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

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

西鄂故城在今鄂州西成縣南精山在其南

復斬萬餘級

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

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

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議不復取皆逐注華信義立此塘按文義當作議加位特進

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

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

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髡丈八

平漢大計司隸掾哉九州春秋大計作雷公

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

畦固若嚼之徒九州春秋嚼作並起山谷閒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

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髯者號于氏根左氏

于思于思弁甲復來杜預大眼者為大目如

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

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

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

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百萬號曰黑

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

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

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



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儁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

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

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奔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

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後書列郡請師  
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列郡稍  
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  
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  
擊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  
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  
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  
豪傑共推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

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

瓛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

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

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

尹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莫府郡府言敢言之劉放曰案刺史在

郡國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國家既遭董卓

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喪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措紳有

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

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  
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  
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矣曰將軍君侯既  
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顛顛故相  
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  
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  
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  
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况天子語乎且傕汜小豎

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力相敵變難必作  
吾乘其閒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  
爲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爲太尉  
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  
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  
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儁止不出留  
拜太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  
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  
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

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

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我祀

日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有執膳我有受服服宜社之肉也爾雅

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

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既殺令尹司馬欽

立王午間為王王午間不肯劫之以王午

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禦其行也今午告

遂殺之葉公乎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

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

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事

也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

論上云群帥及表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

子見盜跖退曰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

不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

夫表華嶠譜叙曰表字偉容歆之每言其祖

魏太尉歆魏志曰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

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

植收名欽策而已不有焉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儁捷陳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越案傳注不同劉放曰于言肅王命並後漢書列傳第六十一張校正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二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卓列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十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列兵馬掾常

徵守塞下說文曰徵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徵

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以藏箭謂

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鞬鞬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

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

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

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乃

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城戍已校尉坐

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

中東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

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

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官伯玉李文侯為

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

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大守

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千人金

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

允等龍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各以為賊州

為章○劉放曰注陳懿勸之使王國案此三

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

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

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阜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拜卓破虜將軍與邊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

輒不利武功縣北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

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

侯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

今蘭州金城縣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

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

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

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

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

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

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

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

縣屬天為羌胡所圍糧食之絕進退逼急乃

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

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比賊追之決水已

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

扶風封蔡鄉侯邑千戶蔡縣故城在今雍州

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為太

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徵温還京師韓

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

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

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習曰騰字壽

馬援後也長八尺八餘身體洪大亦擁兵反叛

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

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五年圍

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

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

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使督統



諸部忠恥為眾所覺感惠病死遂等稍爭權

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

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

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卑廩賜斷絕前書音

廩食也古者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

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

惡也郭璞曰慙慙急性也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朝廷不能制

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

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

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

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

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

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

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也曰中

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無益也

不<sub>レ</sub>如<sub>二</sub>絕薪止<sub>レ</sub>火而已

潰<sub>レ</sub>雖痛勝於內食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

公羊傳曰晉趙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以逐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逐

言之無君命也○劉敞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按公羊當更有荀寅士

吉射五字下又更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須有者也二字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與

畧載卓來曰張讓等恠慢天常擅操王命父

年元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

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

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賁中即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

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

劫少帝及陳留王夜

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

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

至恐怖涕泣

典畧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

大<sub>レ</sub>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

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

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

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

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

近營明且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

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魯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

代之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季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

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

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

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

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

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光召丞相曰下會議莫敢發言四年尚書

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也昌邑果過千餘故有廢立之

事昌邑王九歲徵發千一百二十七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

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

群僚於崇德前殿遂齊奏太后策廢少帝曰皇

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

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

何皇 躡迫求樂太后孝仁董皇后 至今憂死靈帝

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

莫大 遷於永安宮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郡侯傳音直

今岐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

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

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

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

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言 是特洛中貴戚室

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

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貨物謂之搜牢言牢

皆搜索取之也一日半也 八請崩恐不保

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 卓悉取藏中珍

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官人虐刑濫罰睡眦必

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勅之駕其車重載其婦

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

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

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賈山書

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

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

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文帝永平

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各

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

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

卓亦取之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

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

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

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

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

厭之立在河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

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一一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

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

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

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璠侍中汝南伍瓊英

作悉字仲遠武威人

尚書鄭公業

公業名泰餘人皆書

名范曄父名

長吏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

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御幽

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

英雄記 韓馥 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 吳志曰

文節類 兗州人 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 英雄記 伋

公山東萊 春秋 穎川張咨為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咨

年平人 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

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

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為內主初靈

帝未嘗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

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

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

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

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

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

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

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

事也請以不及為罪 劉放曰按文當云請

卓既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

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官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踣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劉攽曰官府居家按文少一人字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

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

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曼亨之卓所得義兵

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

河南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

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

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

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南郡今汝

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

郡太守胡軫為大都督呂布為副督軫性急  
謀宜言今此行也要漢斬青綬乃整齊里布  
等惡之宣言相警云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  
賊至軍衆大亂奔走

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

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

賊云盟津建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

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

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一門案文少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

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

閒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

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說文曰驚愚也音都降反諸

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

郎將段熲屯華陰典畧曰熲在華陰持修農事天子東遷熲迎貢饋周

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一回反

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

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表反持節拜卓為太師

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

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垂飾車也

者蓋引頭為瓜形也轎音甫表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轎長六尺不足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垂畫轎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

以弟曼為左將軍封鄆侯兄子璜為侍中中

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

其子孫雖在髡鬻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

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

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

塢今按塢舊基高一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周迴一里一百步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

郿行塢公卿已下袒道於橫門外橫音卓施

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

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

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閉會者戰慄亡失已

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

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

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

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

温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獲首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使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鄆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使音絳魏絳戮其僕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

温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字伯

慎漢官儀曰温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

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是越騎校尉

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人忿卓凶毒志于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

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

出刃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

孚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

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

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

軍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

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一輔決錄曰瑞字君榮

子都許進論瑞功封子胡車亭侯前有人

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

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

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

車既而馬驚墜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

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官左步右騎

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

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

尉李肅獻帝記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

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

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

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墜車顧大呼曰

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

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奔斬之趣音

列春秋曰布素使秦謂陳衛李黑等為作官

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明黑等以長戟俵又

卓力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主簿田

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

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

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

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昱

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弟年九

十走至塢門曰乞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

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

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

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

八九萬斤錦綺繡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初

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惟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惟

字維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

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

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

輔等迂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

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

左右利共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

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金  
金木白珠瓔胡謂輔曰賊北已有馬可去也  
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文詐放之  
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勒首請  
長催沉等以王允吕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  
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  
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  
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  
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  
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  
詡以太尉掾為平津  
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  
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曰聞長安中議

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乘軍單行則一亭長  
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  
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  
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救我我當  
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  
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眾以  
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  
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州  
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  
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

前之不假借以温顔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

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表宏記曰蒙為催所

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

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引催衆得入城

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

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

黃圖曰長安城東而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太赦天下李催郭

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衣弘書曰允謂催等曰

放縱欲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

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

井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

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帝獻

起居注曰家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杆出棺向入軒後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

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又風雨益甚遂開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家催又遷

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

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催汜

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  
欲侯之詎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  
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  
餘日漂没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  
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催所枉  
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  
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  
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寬  
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諱

遂馬騰共謀山東

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為天水蘭

隴西與巷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

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

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

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

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子之前涼州刺史种邵

中郎將杜稟

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曾快

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殺萬人攻合其攻催連

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

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

戰於長平觀下

前書言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

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

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

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列里今雖小違要當

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駢並笑語

良又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

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

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帝獻

此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前舉若青違之便念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願

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時長安中盜賊不

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

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

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

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開出太

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

賊卹有虛賊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

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

以下皆詣省閣閣收日案文閣謝奏收侯



汝考實詔曰未忍致汝于理可杖五十自是  
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  
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拈殺稠  
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  
記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  
與催婢妻私而奪汜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  
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  
來黨或有故遂捕藥示之曰一柶不兩雄我  
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  
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  
也  
安西將軍楊定者故董卓部曲將也懼催忍  
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

使兄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  
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  
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  
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  
從亂兵入殿掠官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  
乘輿器服而放火烧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  
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  
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  
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

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

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

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

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幃簾中又貫催耳催將

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

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

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

守案盛夏炎暑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後官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

禁方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糲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官人左右催不與米取

牛肉牛骨給官人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

城池陽縣故城在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

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

言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

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

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

是爾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

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督主誰輕重乎催

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

酈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

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誦擊鼓下神祭

六丁符効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

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祀之天子使

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

之右催自以為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神之助乃更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鮮二人仍欲遷帝權

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

亦反乃許袁宏注曰濟使太官令孫車駕即

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車輿

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揚

帝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

尊邪汜等兵乃却既度橋上眾咸無萬歲李

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

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

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

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

承靈帝母太后之姪

汜等並侍送乘輿汜

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

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

以尚書郎郭

溥諭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

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

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

以草御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

寧輯將

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

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

營十餘日不下表宏謂曰煨與楊定有隙煨

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其曰煨

屬來迎何謂及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

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

敢以死保車馬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

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

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

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

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

定為汜所遮亡奔荆列而張濟與楊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

東關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稱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帝獻

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

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

賊子未有怨汝者傕使殺之表松書曰俊年

此言寶其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

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畢並率其  
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  
才揚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  
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  
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  
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  
議過河袁宏紀曰催汎統營叫呼吏士失色  
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  
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北以  
東有三一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下

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使李

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類音直餘人

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  
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

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  
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楊彪董承及后父執

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屬

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

住尤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尚存

楊魏志曰楊字雅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

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

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

同歲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

假節開府其壘壁群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

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

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

兵七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皆

神詣省或問冀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

聖也劉放曰注遣婢詣省或問按問當作

閣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

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官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

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

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

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揚

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

楊安殿張揚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

注曰舊時宮殿悉廢倉卒之際拾撫故瓦乃  
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

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

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

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

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

用之貌睢音火季反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

曹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

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在

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雋

為弘農太守袁宏紀曰誅議郎侯初尚書馮

碩侍中壺崇諫有罪也封衛將軍

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

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彰城相

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

德趙犍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

為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

曰車駕出洛陽自輟輟而東楊奉韓暹引軍

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狹中

大敗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揚徐聞明年左將

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

殺九洲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為張宣所殺胡才李樂

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

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

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

討李傕夷三族典畧曰傕頭至有詔高懸之以段煨為安

南將軍封閩鄉侯閩鄉今號列縣也說文閩今作閩流俗誤也四

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

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遣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為車

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

已百官備奠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

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

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即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

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

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為亂七年

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

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



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

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

子也弟誕魏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

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

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十餘人使弟在

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

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

屯歷城阜少長謂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

時事敵愾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

亮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

毋慨然物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

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乎弑君之

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

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起

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謂敘家又

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

後人下曉亡女加一諸字下文少敘母二字

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

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

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署置百官三

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

平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

論曰董阜初以虺闕為情詩大雅曰闕如虺

也貌因遭崩剝之勢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藉

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

也冕畿謂王畿也夫以剝肝斲趾之性斲剖也斲

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斲也紂剝

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

尚有盜竊之道焉莊子曰路亦有道乎路

不備而能成大盜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

謂惟况等岷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

之篇於焉而極詩小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

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

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

生實難其有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

不獲死乎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百六有會

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初入元元過剝成災

易曰大過棟桡李未弱也董阜滔天于逆三

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才方滄漫也尚書方夏崩沸詩小雅云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

行無禮必自及王之五輅纏繞周禮巾車氏掌

也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也

也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也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張稟校正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范擘 後漢書七十三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謝承書曰虞父靜

經東海王恭之後劉虞祖父嘉光祿勳虞

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

鮮甲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

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

作亂攻破冀列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

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  
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  
皆畔還本國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前中山  
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  
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  
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  
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  
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  
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

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

楊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今平州

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

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

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騎五萬入青冀二

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

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

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

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

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

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

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贛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表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

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

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

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

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

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

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

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

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

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

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

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時獻帝年

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

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

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

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吾被重恩

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列郡宜共戮力文說

曰戮力并力也左傳曰戮力同心音九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反造

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

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

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

烏相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

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

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自陳太祖令夏侯

龍塞以易賞祿共蒙險閉行奉使長安獻

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

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

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賀和使報虞遣

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

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

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比復為袁紹所留

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

武黷猶慢也數也尚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

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

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

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

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

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

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虞數請瓚輒稱病不

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

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

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

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

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

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

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

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

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

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

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  
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  
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  
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盧舍勅不聽焚燒急  
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  
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  
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  
增虞封邑督六列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

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  
尊號督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  
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勢炎盛遂  
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  
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  
衆懷被北列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  
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  
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  
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傳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

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

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

典畧曰瓚性辯慧每自事常兼數曹無有

忘太守竒其才以女妻之

魏志曰侯太後從

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計

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

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

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

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瓚瑩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

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

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

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

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

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

賊即邊章等

會烏桓

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  
 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立力居  
 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  
 擊戰於屬國石門石門山名在今營  
 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  
 無繼反為立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  
 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  
 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隊阮死者  
 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劉放曰案  
 遠當作還

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  
 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劉放曰安本  
 驚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  
 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  
 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  
 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  
 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  
 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

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

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

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

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

勝華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

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

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

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

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河即爾雅九河

槃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以來君

臣道著張禮以道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

軍袁紹託承先軌尊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

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

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

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

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

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

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董卓造爲亂始

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

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傳音丁逆竄逃

亡黍厚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

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

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

囚杜預曰纍繫也前書音義曰諸不罪死

曰纍斃踏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

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

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

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

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

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

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說文曰昔亡新

僭侈漸以即真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

也詩曰職紹罪五也紹令星士伺望祥妖工

為亂階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刻會期日攻鈔郡

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

牙都尉劉勲首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

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  
紹以貪恡恡音力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  
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  
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  
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  
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  
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  
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  
得深入使董卓以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

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

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

公重耳為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荆楚以致菁茅菁茅

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公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

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臣雖闖茸名非先賢

闖猶下也茸細也闖音蒙被朝恩負荷重任

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莖輒與諸

將列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

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績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

紹於是冀列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

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

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

其將帥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

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解見獻帝紀瓚軍敗還薊

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

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自揚州道縣界流入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

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

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

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紹乃遣

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

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

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

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

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列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各路斬首二萬

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由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者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

爲門ハシ休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ハシ易門  
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  
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踈遠  
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  
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  
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  
麾可定九列春秋曰瓚曰始天至於今日兵  
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  
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

櫓字見說文釋名曰

櫓露也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

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  
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  
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  
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  
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  
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  
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  
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  
 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  
 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於地中自窮且急不遑啟處烏危歸人瀆水  
 陵高音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  
 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  
 於北隰之中下滋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

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

詞即如期此書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

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

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

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

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

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

屠各所殺屠各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

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封都亭侯

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曹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

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劉虞守道慕

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美哉乎李漢之

各宗子也若虞瓚無閒同情共力糾人完

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

賞有一繕兵日繕甲共以臨群雄之

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

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謙父改餘

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內猶

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

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

兒越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少為諸生

仕列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為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聲舞屬謙謙不為起因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  
 勝入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  
 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列刺史擊黃巾大破  
 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  
 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閒行奉貢  
 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潁陽侯  
 潁陽今宜州縣也潁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美豐  
 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

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

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曹宏等讒憲小人

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

閻宜自稱天子劉攽曰案紀作閻宜仍云

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

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

州丞縣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

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

滅宋改曰傳陽故城謙退保鄒操攻之不能

克乃還適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取慮音秋閭縣

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

為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

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門官殲焉

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

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衮

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竿融音

側格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

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音

解見西上累金盤下音重樓又堂閣周回可

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練每浴佛

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

萬餘人獻帝春秋曰數席又曹操擊謙徐

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

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

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

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子元達琅邪人  
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  
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也勵勉仁能洽下忠  
以衛國伯珪踈獲武才趨猛趨音去虞好無  
終紹勢難並徐方殲耗實讓爲梗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張卓校正

